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一百十九

宋　衛湜　撰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録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

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已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食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已於其内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衆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衆之動咸失其宜矣言得其宜者所以盡教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教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蓋猶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

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縱言其妙而不絶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脩身至於樂脩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内外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孔氏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馬氏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惰而須臾不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横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其特易而已達於禮者蓋亦如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鄭氏曰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仁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孔氏曰子貢問禮不讓夫子因感諭之言不中禮則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僻足恭給謂捷給逆謂逆亂捷給之人貌為恭敬慈仁奪亂真慈仁也

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

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為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為越席矣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又進又不為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貢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徇外者忘内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

倫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餘未有言也賜也輒當此語是故謂之給

講義曰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為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為給所奪矣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

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

乘車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孔氏曰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

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鄭註子產約孟子

河南程氏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

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

中道之所以為難也然子張既不得乎中道而又當時門人未嘗列之於四科孟子反以謂得聖人之一體何也夫具體而微者若仲弓之差於三子猶以為不足而不得與於其間得聖人之一體者若冉有季路猶以為有餘唯游夏在四科之末始為得之子張者又列之於游夏之後則其為人固不足議也然必以游夏與子張同為止得其一體者何也蓋抑其文學所以進德行而賤其過與不及所以貴中道也然

子產之過與不及既類於二子則荀況以謂不如管仲不亦可乎夫子產之不得中道則然而為管仲者其能不失乎中道者哉孔子於子產則曰惠人又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於管仲則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是二子皆有取焉然子產為人則不如管仲管仲為己則不如子產

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為政是不能敎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猵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鄭氏曰禮乎禮唯有禮也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夫子為説禮之事凡有

三節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是語辭然猶如是

延平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為能惡而為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惡者人之同惡好者人所同好禮因人之情在好則全之在惡則領之上言商師子

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賓客皆全好之事

山陰陸氏曰率爾而對勇使之也越席而對知使之也子游見所以語師與賜如上所謂故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領猶理也樂記云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慶源輔氏曰禮所以制中亦所以風子貢之給也子貢所問者用其意夫子所荅者據其極子游蓋因夫

子之言而有得於禮之用也然則好問者不如默觀者之易發也審矣

金華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下言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

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註稱后稷句龍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為陰神為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賔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賔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

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内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敬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

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壯者有以勵有所讓則頒白不負戴而車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賔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

金華應氏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

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之故主乎仁焉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

山陰陸氏曰夫如是可謂全矣若老莊所謂雖好而不全也蓋自相往來觀之射鄉之禮仁矣自不相謁

請觀之食饗之禮仁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别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氏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

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三族族屬也鄭註昏

禮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謂

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不同也宫室得其度謂制度

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象謂法象言斛

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

制器者尚其象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註云四豆為區四區

為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得其時周

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冬
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
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謂天
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
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
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
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
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

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横渠張氏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為大若虛器然苟能體經自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為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苟明乎道矣則治國之理灼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為過哉居言其常居

處言其暫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

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然月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為事對武言之亦器而已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者以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為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而為族兄弟合長幼而為族夫婦合内外而為族合是三者皆有相與禦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為父子孫釋士昏禮又

以為三者之昆弟釋莊子者又以為父母妻子族皆失之矣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外方其行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鼐揜者為鼒鼎足竒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

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其器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為言者蓋量為器之大者鼎為器之重者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從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

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是矣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各得其體是矣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各有所施是矣自宫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

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也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

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宫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宫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説

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為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為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商容之閭之類辨說得其黨茍非真質雖有妙斵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政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

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

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乎何所之適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飜前經得禮之事别即辨也前云閑戎事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武功前云成由不成故失其制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則為君上失德不可為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為已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即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

相者相步也倀倀者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和經曰禮為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衆祖謂如祖迎之祖無以祖洽猶言無以合離於衆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茍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

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

也

孔氏曰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為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内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一也賓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

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則是聖人也縣興謂鐘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夏籥序興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次序更遞而興故鄭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此重賛揚在上之事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事通前四事為九也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

上五事周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配前為五還中矩謂方行通前為六和鸞中采齊采齊樂章名謂出門迎賓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通前為七客出以雍雍詩篇名言客出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為八徹以振羽振羽樂章名言禮畢徹器歌振鷺通前為九無物不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覆上縣興之文主人獻賓而作金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作金是賓示主人以敬情是

示情也升歌清廟亦覆説上文上文不載頌文王之
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象
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業之大事也古之君子相朝
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
語依違而已㮣盧氏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
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
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
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氏曰大饗九者揖讓入門

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下五事與鄭同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其禮所以

為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禮為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解揖讓而入門者接之以禮也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即郊特牲所謂卒爵而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言亦互相備也象即詩所謂象舞也武即詩所謂大武也並見明堂位解夏即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

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規則圜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玉藻言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圜者同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玉藻解主人肅客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鷺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徹以振羽則於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雝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輕之别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

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示情者欲賔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賔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賔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

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

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復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强故以進為文而樂本人之所樂故以反為文也樂既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既奏矣則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簡兮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禮樂之所以為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為主則又將沿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禮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

詩謂維周之楨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山陰陸氏曰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玉藻行以肆夏知之也熊氏云勺籥也則籥蓋舞勺武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

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避清廟下管新宫避象箾知此矣雖在畎畆之中事之聖人已言聖人逺乎哉在乎鍾鼓管絃動容之間而已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可歌畧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者言下而象武興夏籥序興知然者
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
蓋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宫若舞
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宫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
魯用王禮則以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故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
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耳容出以雍徹以振羽者客
出以雍徹亦或以振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則

振羽固振鷺也下而管象示事者象維清之詩也其詩曰維清緝熈文王之典文王聖之清者也清廟神靈在焉維清其緒餘也一則升歌一則下管以此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間於畎畝之中要其德大而能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為物叩之則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鐘磬既升堂聞鐘磬情已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

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饔餼以薦諸俎擯介詔相以備百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焉蓋仁以禮立禮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者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為之别而百官以備饗禮以終故行則圜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和鸞中

采齊者不失節也旣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者可知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可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

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為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宫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

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鸞和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説合而强同之哉黙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長樂陳氏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可清廟也

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葢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禮書 又樂書曰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遜而為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為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賔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茍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

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齊容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事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為翟矣翟雉五色備為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戚

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閒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難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者所以為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

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為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為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内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内德淺薄則外

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别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註引王制明上從天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以前經是諸侯禮樂之事故鄭註知此是申說前經也

長樂陳氏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

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
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縁人情而為之
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
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
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
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
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
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

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為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唯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唯君子能不踰節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節以事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者禮之華禮者樂之實不能樂則不能成

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薄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虛

山陰陸氏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讟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讟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讟而不亂是也故孟子以詩濟禮而後不繆詩曰遠送于野遠送過禮也而詩不禁方是時茍以為非禮可謂繆矣據禮婦人送逆不出門薄於德於禮虛王文公

曰肉以骨為體禮以德為體

慶源輔氏曰動則為禮作則為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曰文為文章所為

孔氏曰此經明行禮在人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為制度文為雖同出於樂要其所

以制度文為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樂書

延平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善樂不聞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亦窮與孔子言令人解樂為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

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
與今之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
是夔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素與偏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
若周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賔興之則其六
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況虞舜之庭而
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
素於偏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

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嚴陵方氏曰有所屈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於稼

馬氏曰古之人與疑之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為實禮以樂為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禮者體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

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爾荀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為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為偏舜之命夔典樂

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為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為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寛剛簡之德達之以温柔戒之以無虛無傲則以禮樂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慶源輔氏曰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盡其義而無

不至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

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錯猶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為政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

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
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
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
飛走動植來為瑞應也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
古之義也者自古以来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
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别外内莫敢踰越者皆由此
禮樂之道而出也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有

賔位東階謂之阼故鄭云賔主之處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樂記所言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内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荅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

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强誇而目巧者以此隅有奥則尊者所處而别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歴而别於賓所謂

室有奥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為政之大

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荅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為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太平萬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廢興主乎人則衆所由而治亂

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明上下皆有所辨況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具有哉

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為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為主室之奥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室有阼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辨者古之禮也以為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也

臨卭宋氏曰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與此經相為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鍾鼓玉帛謂其取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而非以致太平之道必欲致太平非取成於我不能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五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謄録監生臣徐敦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

宋 衛湜 撰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録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為民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

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蓋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烖也

孔氏曰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以下問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此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横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所以為神也君子之樂而易者盖以此也
是故能為民父母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
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内以達外故曰行横于天
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
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
敗者盖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
也

長樂陳氏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所以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為其不達於禮樂之原故也茍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横於天下自無不可矣　又曰五至者君子之德三無者君子之道

五至言至則知三無之為大三無言無則知五至之為有五至以有而入於無故繼之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三無以無而入於有故終之以施及四海施于孫子蓋其往反未嘗暫止於隱顯之閒是以哀樂必相生則至於不可見聞由不可見聞至於充塞天地之大由天地之大則又至於三無此為民父母不可以不知也

馬氏曰凱以强教之則尊弟以說安之則親尊則與

父同敬親則與母同愛達乎禮樂之原者蓋非特形名度數之粗而中與和是也中和之道體之足以定用之足以應致之以致已而所以治已者盡矣行之以治人而所以治人者盡矣積而上之至於先見之明先知之神皆中和之所致也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所以養其善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去其不善也養其善去其不善則為民父母之道

石林葉氏曰凱則强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

乎禮弟則說安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

經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

意也

廣安游氏曰致者致之使來行者行之使達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為民父母必

知所以庇民有敗而知之則知所以備之先事備敗

使害不及民所以庇民也庇民則可為民父母矣君

子治心於杳冥之際而達之以及於天下則與天下為慶善吉祥之福使斯民富壽康寧然則居乎斯民之上非樂易之君子孰為之父母哉

慶源輔氏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不能唯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慈湖楊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

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藝之淵藪非一語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

又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知之知四方之

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所能道也此非思為所能到也

金華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横者充塞而横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疴癢疾痛無纎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

先知之葢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則吾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曰此經子夏問五至孔子荅以五至之理此五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藍田呂氏曰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則

此兩者皆出於禮樂故五至有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三無有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不之道將何之矣詩以道志者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必至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必成於樂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極則悲來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也始乎志猶十歲曰幼學也終乎哀猶百年曰期頤也此五者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而其志氣塞乎天地可謂至矣非達於禮樂者不足以及此也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也

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疏尊卑長幼男女之别朋友之義四術之法

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純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常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興六樂而國風雅頌歌之鄉人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以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何加焉曰樂極則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為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以仁於死喪也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恤物物冒其恤則哀至矣聖人無為於上也而五者興

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為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是焉

橫渠張氏曰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嚴陵方氏曰志之所之發乎聲詩者聲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言合乎法禮者法也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用貴乎和樂者和也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極存乎憂哀者憂也故

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然隂陽之理相為倚伏周而復始哀既生於樂矣則樂亦生於哀故終之以哀樂相生也五至若是則夷而無象視之不可見希而無聲聽之不可聞也目當前故曰正耳在傍故曰傾希夷如此則志氣塞乎天地豈為過哉蓋志者心所之氣者體之充塞乎天地則以言其彌滿而無閒也志之塞乎天地由其持之以正而已氣之塞乎天地由其養之以直而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亦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達於禮樂之原也故孔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

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又曰樂者樂也樂則為陽哀則為陰樂極則至於哀哀極則至於樂哀樂者人之所不能免猶之陰陽者天道所不能無也夫惟明於哀樂相生之不窮則哀復於無哀而樂復於無樂矣孟子言塞乎天地者專乎氣此言塞乎天地則兼於志何也蓋志之為物常先於氣而為氣之帥氣之為物常後於志而為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

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

廣安游氏曰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詩猶情也情動於中而為喜怒哀樂詩者喜怒哀樂之動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情動於中而禮隨至以為節故禮亦至焉節之以禮而誠心樂之然後可以持久而不厭故樂亦至焉樂猶自樂也哀猶慈哀也自樂於己而後慈哀卹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己有以自樂

而於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道於其所當至者隨而至焉當其所感而其所當應者隨之而至此聖功也志至而詩不至則情有所感而喜怒哀樂失其和也詩至而禮不至則為情所勝而無節矣禮至而樂不至則久而厭矣樂至而哀不至則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屋漏之際致謹於杳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己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妙之道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

來而俯仰之閒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山陰陸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漸次之序若此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慶源輔氏曰詩之所言止乎禮義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言之不足則繼之以咏歌舞蹈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喜必有怒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自心之所發而至於哀樂相生其理雖洋洋

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非耳目可得而見聞也雖非耳目可得而見聞而志氣則充塞乎天地此又指其體而言之也

慈湖楊氏曰何謂至人皆有心心即志志即至無所復至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蓋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樂亦然也人

情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顔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哀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

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為是言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又曰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

金華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其曰哀者蓋禮樂之充積而樂易不忍之心惻然自生而五至所謂志與詩者特其感發之始而可以遡禮樂之原耳其機交相貫通而觸之則應謂之至者蓋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其本極為深潛而索之無有謂之無者蓋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

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詩讀其為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䘏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䘏之

則民儆之此非有哀經之服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夫子荅以三無子夏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其命宥密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寛弘仁靜之化今此以基為謀謂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寛和寧靜故喜樂之威儀逮逮此邶風栢舟刺衛

莊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安和不可選數凡民有喪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言凡人之家有喪此記謂人君

橫渠張氏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

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人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蓋欲通其倫類也夙夜基命宥密命者君之所出以施于臣民也基者謀始也宥者廣容也密者精察也文武之王基命宥密夙夜不息樂之者也此近於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本作棣言

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華萼光輝相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之謂無服之喪也

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為天下貴也蓋宥則寛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寛而不迫則無

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為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已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為喪此其所以為無服之喪也

嚴陵方氏曰宥則寛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威則有威可畏儀則有儀可象夫寛以致和所以為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為無聲焉威儀逮逮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為喪也然凡民而

已則為無服焉夫三無之道豈止是哉詩之所言亦近之而已且聲固足以為樂矣然所以為樂者不在乎聲體固足以為禮矣然所以為禮者不在乎體服固足以為喪矣然所以為喪者不在乎服此三無所以為道之貴也莊子曰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衰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

馬氏曰三無者所以治人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中也無服之喪哀也夙夜基命宥密則和之至也而未始有聲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威儀發於已乃其德之隅也以威儀之多所以為無體之禮也凡禮之所謂體者亦見於形名度數之閒而已匍匐救之者哀之至也而未嘗有服故謂之無服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言無異乎老子所謂無也故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於此言略

而聞之蓋商未喻也是以問其象類於詩至意難喻言有不能盡則所謂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引之以況至意而已非以喻無聲之樂盡於此也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傚此變基言其基之矣故能其之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異是矣以逮易棣者棣逮也廣安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於寬廣靜密之地此陟降在帝左右與天為徒之時也與天為徒天下之樂孰大於此非無聲之樂耶禮不在升降揖讓

之間而在和而不可選擇之際非無體之禮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哀以仁存心也仁存於心之精微之地非無服之喪耶

慶源輔氏曰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其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慈湖楊氏曰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狥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

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衰誠有等差皆一心為之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為擗踊為毁瘠一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

之實不可以人心而異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氏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孔子更為說三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何為其然然猶如

是言何為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氣志而已二云氣志既得者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是從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與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内恕孔悲謂親族之内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

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藍田吕氏曰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能起其意也君子服習近於三無之詩能起其意者猶有五焉則所言固未盡也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曰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

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同
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
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
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已之喪也既推是
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
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之既充威儀既備而篤
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言光輝于外美言充實于內盛言無

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藴起言有加而無已無聲之樂始以氣志不違者言内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氣志既從人從之則聲聞於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怠故繼之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以上下和同人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不特施于近

又可以及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言以其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於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後世矣故終之以施于孫子

馬氏曰氣志不違志與氣交養於中而無所逆不違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既得得未至於既從從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由不違至於既從則實成於

已未見其名聞於人故繼之以日聞四方四方者有所聞而已未見其有所行故卒之以氣志既起樂其有以發於外也無體之禮威儀遲遲言其舒而可愛也威儀翼翼言其敬也上下和同則愛與敬兩得之無服之喪始於內恕孔悲所謂視民如傷也內恕孔悲則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及四國繼之以畜萬邦由內恕孔悲至於以畜萬邦則其德明於天下故繼之以純德孔明至於純德孔明德及於

當世而已未見其澤流於後世也故卒之以施于孫子凡此皆先後淺深之序也樂由中出故無聲之樂以志氣為先禮自外作故無體之禮以威儀為先哀則生於心也故無服之喪以内恕為先

山陰陸氏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董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不違非所謂德既得在我而已既從有在彼者也日聞四方又非特既從而已氣志既起至矣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不騫不崩此之謂也內恕孔悲主近以言施及四國

四國遠矣以畜萬邦萬邦又遠矣純德孔明遠而不

純純而無以垂後尚非其至也能莊而不能同能同

而不能和非成德也日就月將言雖如上所謂猶不

已也施及四海至矣是之謂五起他做此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所不在故氣志既得亦是氣

志既從亦是威儀遲遲亦是威儀翼翼亦是內恕孔

悲亦是純德孔明亦是故曰道烏乎在曰無所不在

石林葉氏曰樂以志為體以氣為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氣志從矣氣從志則有主於内日閒四方則有動於外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為樂之終禮之緩則遲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間無間則日就月將而不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為禮之終也喪以仁為主内恕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可施於無窮故施于孫子所以為喪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内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慶源輔氏曰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賛其言之盛大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為盡也故為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蓋不特見於禮後之問

前所云是其大槩耳咏歌其詩可以識其體矣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此所言是也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沖漠之氣象矣歷是五起則知夙夜其命宥密之詩真足以為無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閑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敏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效乃見

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歷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真足以為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于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于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歷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真足以為無服之喪矣

慈湖楊氏曰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内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

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
翼威儀翼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
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
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
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
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
强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
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

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是湯之徳也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徳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于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徳者是湯奉天無私之

德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荅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詩之本註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昭假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天於是敬愛之命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

藍田吕氏曰德可為民父母固已至矣又進而大之則參於天地其道若在無私而已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其德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先儒讀至于湯齊為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日躋為齊詩本作躋當以本文為正帝之命殷不相違戾以至于湯而皆齊一湯之屈已下士敏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于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是

故天命用事于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則立乎中所謂參天地者如斯而已曰三王之德又以見非其德則不足以有所立也且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

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為致用可知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閒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茍有私焉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

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不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于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

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祗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馬氏曰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無私之理一而已而見於致用者不同廣言之者欲體之者之易也止於三者以是三者顯而易知也詩之言湯其義廣也今取以證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此然後可謂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意下所引詩皆同

山陰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徳也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徳也弛其文徳洽此四國非太王之詩也然太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太王之徳也三代之徳倣此蓋言三代則非禹湯文武

金華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徳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

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也是其奉天而無私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

孔氏曰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風霆霆

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

風霆露見而生神氣風霆天地共有但氣從地出又

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偏繫於地春秋冬夏是天之

神氣也

橫渠張氏曰窮理乃所以為學也舉一物皆有所從

來無非自大原中出常存諸心與已一本故可以盡

性命之理孔子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夫天地變化昭昭示人於覆載之閒人莫不見之然未有能窮其理安於不知冥冥以死謂之教者使之感發開悟人也但其理儘有易學雖不可卒然亟盡姑熟玩衆理驗之以聞見會歸既久一日沛然左右逢原必心得而後已故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天道至教凡見於造化者皆糟糠然無非教者

藍田呂氏曰此行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

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隂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慈湖楊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

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為百骸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宣王未出而臨涖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為其神至於此道通為一其心甚神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聖人實發育之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

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為先在今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

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為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為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

風霆為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别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

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楊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馬氏曰天主於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也地主於生而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生也所以為教在其中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間物各有理人能體之皆有得於已是又不特奉三無私而已凡四時六子昆蟲草

木無非教也又反而求之於一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則是理固存於我矣蓋有不必求之於外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又明是理所在天地人物無異致也故引嵩高之詩以證之十亂之生豈非天地之所以賚文武者乎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金華應氏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為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志氣如神則充養之

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為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夫子發其端而未究孟子闡其祕而無餘其原流深哉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

鄭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

類以明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文武之德言清靜顯著之德在身氣志變化妙如神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惟是五嶽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所得賢臣唯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已是奉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又詩烝民稱

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葢此鄭註在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始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

横渠張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葢一氣耳

藍田吕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

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崧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

嚴陵方氏曰有清德在躬不為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為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者言外之所者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為之兆焉故

曰有開必先

馬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其養於中者妙矣養於中者妙必有徵於外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以徵於外也此宣王之詩而言文武之德者蓋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静者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為文武之徳則先王慶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眉山藴氏曰天徳清明而記曰清明在躬則知吾之所存亦天徳也可不知自重哉

新安朱氏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切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

新定邵氏曰嗜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延平周氏曰申甫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必曰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能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正而氣從其身湛然清明故志氣如神與天地相似心之嗜欲將至於已則已必先知之若有開之者為之先也如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與此同意且天地陰陽剛柔之氣其行於天地之閒皆其所當然者何從而至哉蓋其理生於至無而達於萬有起於杳冥而著於昭昭聖人之道能用力於杳冥之中故其所成就與天地

相似至如此也天人之道不相合則其事若不相及聖人與天地相似則與天為謀所謂甫侯申伯周之賢佐實猶嶽之降神此言其與天通此雖宣王之詩然申甫皆四嶽之後受封於文武之時世有賢材以佐周故當宣王之時甫申皆為周之翰孔子推本其所自蓋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然也

臨卭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閒

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由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真有以關盛衰之運

當消長之數矣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孔氏曰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並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詩本文弛作矢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四方之國此謂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豳辟狄徙岐山之陽而王業起也

藍田吕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

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轉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先其令聞由其有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

馬氏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者令聞之實有以先之而已此周詩而言三代之德以其先於令聞之意則同也言三代之德而又繼之以大王者蓋周之興本由大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大王未始翦商而云爾者詩人推本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且崧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為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廣安游氏曰脩之於杳冥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聞則令聞不已此言其脩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亦宣王之詩而孔子本之太王蓋文德由大王而來也詩書所謂文人皆言

周之先祖也所謂文子文孫皆言其子孫也失其文德言發之於外而粲然可觀也

慈湖楊氏曰子夏記先聖之言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先聖殆曰三代之王必令聞先著而後四方歸之于以明盛德之驗非以令聞爲先務也先其字豈子夏記録之差耶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不已之聞非雨盈溝澮涸可立待之譽是爲實德之譽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